gift

辭 詩 啓 書 祭文

附錄 序 雜著 行狀 祝文

敬菴集

單

敬庵先生文集草

敬庵先生文集序

文以載道之正文亦正道

不正文亦不正道者何君

臣父子之倫是道之大者

也人未有離此道而爲人

者也陰陽變遷則彔相戰

治亂之不能無而欲設之

不一其緒而人之道十亡
出乎上因其資之清淵粹
發而謳遍既悲之今則爲
至宋一百年之久執法續而
黎三大老之乃不齊之文章尤
而一之致故安支子曰大
考究言而流上當之高臺

語之妙乃可以言必至不
於紀遊巖林之篇也不若
王維儲光之詩也不備於
清遠也一生功適是為後
人嗟吳案以鄙語諺之乎
敬庵吳公遺集竊有筆為
韋公儲光謝戳倫之時之

則所謂詩家後進之士追而蔑焉退而業詩焉呼咈之詈鏞之者何限而畢竟寥亾本季而已惟公之文特彪蔚起為拱璧而惟恐匹披之不早得之不袞何哉抑以天經地紀之系須而

彼淫者正而彼神者循
公亦未有言之 宣廟求
將辟 詔宣武勳以正言斥
玉堂之流何不諱者直聲
動於一世自激扞當畏之
不從遇之言也祇謗揚達
非讒及夫凶論之把憤疾

奸邪不侵於日顯化服從
是以　仁祖改紀之初收
錄公先生當時清流諸公掌
是不樂爲匡見而惟東溟
金公之言行信而可寫追致
金鶴沙先生又引而明之
世著爲曰匡直足以寄好

談之骨氣然是以公之志
之勢一樣後之人孰能咏其
也瞭之如與回見惡人冗
并差之九回回又子安之
爲湯爲愷冗然公抱思同
易者郭能書其書言十年兩
雅敬公祖三友句父行隨

二夫子各占陶山之遊也
門人也潘柴甫字墨芝淹
學也公又嘗謁平匡先生
先生書贈揭苞山梅花詩
云姜托徠香挂對言好花
清豔月明中寄滄行花氏
之深長而與以雅況則必

寔也程敬之謙注也惟是
公之說凡指摘況疑名明
從上十四字來也至難曰
寔甚息至于常後來錄云
紛雲駐善折而何傳尚精
神清瞭而長冥處此公之
經歷陰陽而離發高深之

愛緣神契字晚壺璧崇懷溪
溪邊采句詩公之嵬屬未
究予彷徨躑躅步趨杳泣
冥之六乃因追想字臭味
之真與津來也托為以古
辭揭詩句首詩皆是之托
文典有之吟栝畧也又何

如多事歎後孫覩鎬作色
子應激瀏言之晚盡寫之
以也況於新孫鄉則特甚
公之砥柱守頹波向悼之
於扶堅志以附春秋懼亂
臣之義焉公諱汝橃字景
虛一號南嶽

通政大夫前行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李晩壽謹序

敬庵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辭

詩

啓

祭文

祝文

常享文

敬庵先生文集目錄終

敬庵先生文集卷之一

辭

招梅魂辭

世之愛梅兄者多余則癖焉盖愛之者非愛其花也愛其香也非愛其香也愛其節也既愛其香又愛其節則雪虐之飄氷魂之散吾安得不惜而招之乎遂倣楚客招魂之詞爲文以招之其辭曰

物有長百卉而先春者蘊國香兮表獨立玉爲骨兮氷爲魂擅詩家之標格月娥爲之失素縢六爲之讓潔嫌桃李之爭妍伴歲寒之松栢蜂房閴其無鬧蝶

意情兮斂迹慼衰忽其不常花未爛而欲雪南枝憔悴而影踈哀暗香之易歇憐詩人之咏標怕羌兒之弄笛狂颷來兮不止薄言綴方不可得君子於是乎慼傷思馨德而永惜花之隕不可禁芳魂可招兮來復對瓊英兮飄零中閔瞀其難遏盥余手兮薇露採芳洲之杜若蘅蕙帶兮蘭佩潔余誠兮裁余文拚青條兮歌楚些招未死之香魂収巖威於北帝暢仁風於東君邀姑射之玉仙喚孤山之處士挹清芬兮夷猶招之不來使我而歔欷雖萎折其亦何傷尚精神清曜而無恙香靄靄於月邊歸魂微昧兮來悅撫物

我而增感起幽人之遐想

詩

伏呈家大人行軒

儀鳳三朝去國遲簪紳相送漢江湄從來進退隨時
義惟有沙鷗共忘機

翠香亭敬次梅竹韻 二首

爲愛梅花竹影交畱連空到蓉投膠樽前莫作尋常
看留取清標看雪朝

潦到年來笑此身強將樽酒對疎筠最憐抵死貞心
在不管風霜損本眞

感懷呈伯氏 二首

相逢眞一夢惝怳復知癡沙鴈當時恨原鴒此日悲條舒天意在倚伏塞翁知努力加餐飯金鷄會有期

雙垂別淚憶洪州两地相思倍黯然千里夷山風雪夜那知做此對床眠

贈別金苟全 中淸 朝天行

親朋相送酒三行西望燕雲惱客情疎雨一簷春色裏若爲岐路破愁城

題閱精舍

瀟灑精廬枕碧山松風淅瀝夜牕寒淸軒日日來佳

客須植庭隅竹數竿

朴醉睡夫人許氏輓

金官華閥世簪紳配德高門詠采蘋禀性柔嘉宜酒食蕭庭蘭玉照鄉隣北堂偕老人爭賀南極中霄彩忽淪執紼夏寒亭下路不堪回首更沾巾

三紀闔門荷厚意那知扶櫬過滄溪九原棣蕚相輝處報道林烏啞啞啼

西厓柳先生輓 二首

相國生名世安危繫幾秋冰壺本皎潔謗議謾啁啾

翹闕違三接江山抱二憂誰知忠孝志零落舊山邱

宿昔蒙知奬從容聽緒論一言賚善誘半世荷深恩
喬木摧霜幹湖波浸暮雲羊曇無限慟不忍過西門

輓金進士 鑑

夙慕星巖德傳家喜有人聲名超士友氣槩聳鄉隣
命薄才難展天高鬼莫憐孀慈那忍見感慟淚沾巾

輓成芙蓉堂 安義

夏山嶜崒洛江長貔蔚龍驤轉耀鋩一鶚芳名留栢府百年遺愛在桐鄉庭生玉樹知餘慶絃斷瑤琴痛後堂幾歲拜床今白髮題詩悲哽不成章

輓柳教官 禱

喬木家聲遠幽居水石清黃粱驚客夢白日閉佳城
蘭玉延餘慶琴尊憶舊情南州違執紼題輓淚沾纓

寒岡鄭先生輓

泗水幽棲地門墻數仞高憂時三諫切講禮一編勞
早歲從山海平生慕退陶嚴程違執紼哭望首頻搔

外舅洗馬金公輓

鶴老大名垂宇宙傳家爭道典刑存事親純孝人無
間追遠深誠老益惇蘭玉蒲庭餘慶遠鄉鄰薰德薄
夫敦平生貳室承恩厚執紼今朝最斷魂

啓

正言辭職啓 甲辰

伏以頃者玉堂再論尹承勲之罪直斥兩司至以委靡爲言承勲之得罪公議累日論列而只遞其職者實出於優容大臣之意而公論則不可謂不行若以爲未快必罷其職而後已則可也但既斥停啓之言官提起再論之端則於其處置之際直擬其實而遞罷之乃是事理之當然而初以游辭反請出仕其論事之體已爲殊異至於再爲處置之辭則不過曰反復思惟似難輕遞此等說話果何義理其進退無據回互不直之狀不一而足及 嚴旨一下則爲玉堂

者所當震越竢罪之不暇而多費辭說曲爲分疎敢復偃然處置遂反前說一則曰力主苟且之論除去盡言之官一則曰雷同苟合無一人激昂於其間此則言官之失不止於委靡而已旣知其如此而含糊不發强請出仕者抑何意耶臺諫人主之耳目而公論之所在也呼來斥去使之奔走於一二人之指揮則後日之慮將有所不可言者故臣欲爲論啓再三發言則同僚以爲玉堂果有顚倒苟且之失而彼爲承勳而發不可輕論夫承勳之罪已發於公議在所當論然豈可以承勳之有罪而貸玉堂縱恣之罪乎

臣之所言實出於扶持世道之意而同僚之沮遏臣實未曉也此實由臣罷軟無狀取輕同僚之致不可靦然仍冒請命罷斥臣職

批爾言是矣其時玉堂處事殊異於言論似乖呼斥臺諫若弄嬰兒欲使一時之言官並趨於頤指之下予懼其弊滋而難救欲更言其不當又恐其圭角而不含也既書而還削之爾見然矣勿辭

再啓

臣於頃日引嫌之際直斥玉堂之失者非以承勲爲無罪誠以承勲之罪雖所當論而玉堂之呼斥臺諫

縱恣無忌之罪亦不可不論也玉堂回互不直之狀自 上旣已洞燭而今見大司諫朴而章之啓辭則極口詆臣辭語湏籍一則曰爲承勲地一則曰非出於臣言之不逅乃至於此 聖明之下誠不欲較其曲直有若相訟者然然君父之前非所含糊之地有罪無罪天日在上臣不敢終默焉當其伏 閤之時百僚同辭日三籲呼而自 上崇執冲謙盛德不居日下懇惻痛迫之 教承勲身爲首相不思衆情之難遏而設問可否於諸宰其輕妄顚倒之失固所不免而原其情則不過徒知 聖意之將順而已至於

玉候違豫半夜受鉞而承勳偃卧私室終不奔問倨慢之罪亦爲大矣然以此而定罪則不過遞罷之間而止耳今也柳希奮宋駬本以喜事之人敢行鋤剷之計乃以欲泯蔵烈搆作罪案已爲過甚而呼斥臺諫頤指氣使欲使言責之官靡然奔走於指揮之餘其輕蔑朝廷玩弄言官之罪不一而足而章不顧公議之至嚴惟知曲護之爲急張皇辭說上瞞君父其背公死黨之狀章章明矣臣以遠臣叨任未久孤危賤跡所恃者 聖明而已臣雖至愚無狀所職言責也豈敢爲時俗朋比之態以欺罔 聖明也哉然

臣旣被醜詆決不可靦然苟冒以貽清朝之羞請命
罷斥臣職以安而章之心
批勿辭退待物議
三啓
臣以無狀待罪重地頃緣言事橫遭口語而伏蒙
聖明洞燭至下嘉奬之敎感激 恩遇報答無階第
窮惟念重被詬罵而偃然行公則非但有損於體面
亦終有不安於心者勢難仍冒請命遞臣職
批何傷勿辭盡職
答朴而章啓略曰不自反顧又來爭辨爾其誤矣

吳汝櫟以新進鄕生獨立敢言此誠近日之所未有而反爲排擊不正甚矣云云

書

上外舅金公別紙

癸巳春倭賊遍滿區域只有江右八九邑僅免兵燹江左及沿海流民充斥於江右而富家閉糴不救餓莩相枕於道路先生多定募粟官得穀數千石分賑飢民而又令富家救活飢民作爲奴婢雖本主不得認爲已奴一邊具由馳 啓蒙允故有粟之家樂得臧獲競哺飢民飢民之賴此生活者無慮千百可見

君子之臨事善處而仁政之及人者廣也頃日有一
二士友來言此一事不可不賠載於神道之文云云
故敢此仰稟

答外舅金公書

昨夕李彬還伏承下書因伏審體候起居萬安仰慰
不已第聞寒岡證候甚重驚慮無涯卽欲馳進候問
而纔經巡撿從事兩行連日中酒之餘氣甚困憊且
空寧之行不朝伊夕玆未遂計浩歎浩歎擬於空寧
還路趍拜床下耳行狀撰出事竟至剎羅痛歎奈何
還旆當在幾日竊意必竢寒岡差歇然後乃可辭歸

耳如何如何

答趙澗松任道書

續奉情翰因想初熱靜履佳勝仰慰仰慰僕憒憒日甚欲承清誨洗此鄙吝而公務倥偬未能拔去自笑淺劣耳

答趙澗松書

臣民無祿　慈殿升遐攀號莫及摧裂從深即承惠書就審秋熱尊候佳勝慰仰慰仰先稿近因寫字人有故未及畢寫隨後以送切計

答德巖書院儒生書

謹承辱惠書憑審雨後僉尊候佳勝仰慰仰慰汥稜舊痾彌留呻痛度日悶鬱少而慒學早出世路奔忙憂患之餘不近筆札者殆十餘年矣今又久病多事精神昏憒尤不堪下手於傳後文字而僉教敦迫享日又近不敢退讓強顏草土幸僉兄斤正試用如何

答朴仲植 禮茂 書

尊惠書辭旨勤懇實出於有聞必告俾不得罪於鄉黨之意也感荷感荷第於其間有一二宜復者不可遂已嚮日西亭之會泰之氏曰吾發栢老尊奉之書於鄉會則景涉置我書於席下而不爲通議甚痛慨

云弟曰尊賢之舉衆情所同公論旣發則所當通議而謾不可否未曉其議但兄不議於士友不咨於鄉老徑先發書似有率易之病耳厥後爲善源所邀往至其家善源兄弟及子常孝仲在矣酒半有人語及泰之移書之事弟曰東浦相公清愼愷悌內和外剛其立朝風節居鄉儀範無愧於古人而至於操守之確忠犯人主憂國之心白首不渝正古人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況東浦乃文節之後而嘯臯之門人也從享一堂不亦美乎左右皆應曰是後景涉又來見叙話之際恭泰之氏適至各言所懷恭泰之氏曰

東浦不可不與兩賢一時奉安弟曰兩賢尊奉之議已定於四五年之前廟宇已建縟儀將擧而東浦尊祀之論始發於今日旬月之間鄕論豈能歸一乎兩賢先爲奉安而東浦隨後從享恐無所妨泰之氏曰君不知吾鄕之事耶兩賢奉安之日栢老若不擧則後必不成矣弟曰事之成不成在天非人之所能爲也況尊祀鄕賢實一鄕大擧非一二人所得而專也此則景涉之所親聞者弟之尊奉東浦之意大略如斯來書云君言栢老之賢優於兩賢不可置栢老而只祀兩賢噫此言出於何人耶爲此言者自誣兩賢

而嫁慝於人者也文節之生也去今百有餘年固不可妄議而至於嘯皐先生其德業文章在人耳目昔吾先君每爲景慕以爲吾鄕間世之賢今日祭社之舉實爲先君之倡則比方他人而較其優劣非惟不敢出諸口亦不曾萌于心也且欲尊東浦只可頌美東浦而已何必貶兩賢而後方可尊東浦耶况議其先祖及先師而只尊其人則東浦之靈其謂之誠心尊我也耶誠心尊東浦者必不出東浦優於兩賢之言也若夫一時難以并舉之意則已盡於景涉參間之日何敢更爲覼縷乎且尊書欲使我言於鄕所及

有司諸人俾事之遂成不戾於鄉意愚意竊以爲不然弟初不言有何自明彼旣不問我何所答彼若誠篤於尊賢則必不撓於浮言而亟圖奉安之擧也語涉支離不勝慚悚

與朴平山震英書

昨日送春人猶未歸回首故園神往身留伏惟此時令候萬福今日偶出郊外得不用命之魚專人馳送幸笑領

與朴季直樅茂書丁未

數日來侍奉起居如何懸遡不已僕昨日到西美洞

厓相證勢危重悶極奈何見季華昆季則動問侍履且道前日連惠藥材之感耳僕歸期不遠欲留貴騎而恐邇來有出入處玆未果焉方伯見遞陽湖代之

與朴季直書

義昌道中得見榜目知君與應久高捷驚喜之情難以形言曾聞今年吾君運通定應一戰而覇以雪東隅之耻預切欣賀卽日秋凉想惟起居清勝慰極慰極生受由展拜宜咸先塋爲親舊牽挽逡遛濡滯所始還任幸無大病伯氏中東堂何喜如之英翼亦得初試可慰兵相自寧海昨日亦還營平安矣完平見

遞其如蒼生何漢水赤濁太白晝見雖曰妖不勝德
其無憂慮耶江右罷場亦一怪事不知洛中議論如
何也僕尚此遲遲南菊又芳回首東籬只愧淵明適
逢尹弘鳴之去聊此相問只祝高中錦還以慰庭闈
之望

賀朴季直書 己酉

吉盈初驚遷榜忽至失喜欲狂不啻吾身之自占遙
想侍慶高堂榮光傾城親懿咸集友朋畢至而獨我
遷客坐負同歡天涯愁恨此時尤極宴需義當優送
而昨始晚聞海卒亦多有故僅備若干馳送慚歎懇

歎幾時南來惟日望之耳

答朴季直書

別懷正苦承書稍慰因想霧陰閣兄支勝忻賀無量生十七日始到任所而官庫蕩然將不支數月民庶逃散捧督無路坐嘯寒齋迄無善策不料天壤之間有此殘邑也箭竹時未刈取竢後便銘呈是計適患醒胡草悚仄

與朴季直書

離家五月鄉信頓絕寤寐牛儀戀懷何說遥想履茲新正侍奉萬福深深賀深賀生自鍾城轉入甲山拜兄

於久別之餘悲喜兩至而連床七日又分鴈序此間情事君可默想所幸伯氏以理自遣容顏不衰耳暮春意乞由南歸此計若遂相奉不遠矣

與朴季直書 甲子

驛使還後消息而絕謹問春和侍履如何懸慮不已逆變無前神人共憤天佑 宗祊快戮鯨鯢慶幸何極生隨使相奔走兵間二月念後還到營下苦被使相挽留尚滯未歸憫歎近有關東移粟之事使相令我留竢朝廷分付前往督運兼爲省家此計倘遂相奉不遠勤企勤企聞朝議因大霈有赦肴之舉方功

顒望令聞一諫官防啓云天也奈何痛惋頃見家兄初十書報其平安逖相優給米塩以救謫中之窘是則幸也

祭文

祭外舅金公文

嗚呼哀哉惟靈圭璋美質喬木舊家風儀峻整悃愊無華恭惟鶴峰忠孝名世生事葬祭一遵家禮公克承家人稱有子所見者確所守者義　聖朝象賢再招以旌念懸倚閭軒冕非榮脫落利名棲遲丘壑志惇追遠誠深愛日歲時伏臘稱屢慈闈融融一堂樂

且無期宗族稱孝鄉隣欽德洎丁內艱年垂七衰泣
樹不怠愼終無闕衆憂其殆孝思彌篤友愛出天老
而不衰三弟早孤昏娶以時二妹終寠恩撫周至行
出古人譽騰遐邇積善有慶蘭玉蒲庭兒孫振振子
儀領首旣膺五福謂享眉壽誰知一疾遽至易簀南
極晦彩四鄰巷哭眠午一域惟公治命葬近先塋神
庾安止嗚呼痛哉小子愚蒙舊好潘陽才慚玉潤忝
近氷清早蒙警誨常歎典刑竊慕景行奄祝遐齡遠
守偏城晩承有疾未及侍藥又阻奔哭撫之情義死
有餘恨祖道今日懸痛何限音容永隔腷臆誰訴淚

若河傾痛結終古謹具菲薄聊奠泂酌神其不昧庶
幾思格

祝文

德巖書院同知佐中軍趙公奉安文

洸洸虎臣天挺人傑蔚抱壯圖夙著義烈氣盖一世
心雄萬夫麗運欲訖王昏臣諛罔知天命大邦是拒
銳意攻遼彝倫攸斁惟我　聖祖仗鉞奮忠獨立一
呼我師其東公佐元戎心存叩馬爭之不得行遯于
野畢命松楸忠炳改社高風峻節白日長夜惟　聖
斯嘉勒碑閭左邦人蟻慕百世之下載啓仁祠以彰

好德敬爱英靈式薦洞酌尚賢雖晚實由公議不昧
者存庶幾格思

常享文

佐中單趙公常享文

誠深殉國義炳改社遺風凛然廉頑立懦

迂拙子朴公常享文

邦昏史直邕火玉貞有學有守百世法程

大笑軒趙公常享文

和而不流允矣君子成仁取義名暎青史

行狀

先考通政大夫守慶州府尹府君家狀

先府君諱澐字大源羅之高敞人也遠祖諱學麟以
文章顯於麗朝官至翰林學士其後有曰諱臣世民
部典書曰諱季孫贊成事封牟陽君曰諱六和奉翊
大夫禮儀判書生諱淹通訓大夫肅川府使生諱榮
通訓大夫羅州判官是爲府君高祖曾祖諱碩福通
訓大夫宜寧縣監　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祖
諱彥毅朝散大夫全義縣監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
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與退溪先生相友善先生銘
其墓稱以爲人明爽重信義云考　贈嘉善大夫吏

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諱守貞追封三代皆以府君貴也妣貞夫人順興安氏副護軍諱灌之女文貞公謹齋先生軸之後也府君於嘉靖庚子九月二十八日生於咸安茅谷里第生而岐嶷迥出羣兒季旨公奇愛之力加教誨期以遠到文辭夙成筆畫媚妙大爲流輩所推服辛酉中生員丙寅登第權知成均館學諭庚午陞學錄壬申陞學正夏差護送官送倭使于東萊甲戌丁外艱丙子服闋陞傳士丁丑春陞典籍夏移拜戶曹佐郎兼春秋館編修官冬出補明川縣監戊寅秋以戶曹時事遞歸庚辰拜典籍陞直

講秋季 命點馬于黃海道辛巳出守旌善郡癸未
瓜滿入爲豐儲倉守秋拜忠州牧使兼春秋館編修
官剖決明斷吏畏民懷一道訟獄多歸之甲申冬決
累官難斷之訟事涉監司一家見忤而罷公論稱屈
戊子夏拜成均館司成秋以災傷 敬差官往平安
道冬陞司宰監正己丑春拜光州牧使兼春秋館編
修官庚寅冬因事罷歸壬辰家食于安寧四月倭賊
入寇沿海列邑望風尾解郭公再祐糾合里兵候勦
洛江之賊未幾敗散無以爲計將避入頭流山歷訪
府君府君奬以舉義約以同事因給軍需戰馬與家

奴驍勇者七八人且激勸同里士友各出精銃推郭
公爲將委以討賊而募兵給餉府君專主之岐江以
西嵎津以北得免兵燹於一年有半者府君之力居
多其時招諭使鶴峰金先生據實馳 啓於行在朝
廷嘉其義擧特授承文院判校癸巳秋拜尚州牧使
未幾以病辭歸榮川別墅甲午秋除陜川郡守兼春
秋館編修官時元帥留駐天兵把守本郡蕩殘無形
府君勞來撫摩咸得其室仍成完邑巡察使徐渻前
後褒 啓再受陞叙之 命丁酉秋賊酋清正直擣
湖南閫帥邑宰擧皆奔避本郡爲賊一路而府君不

離郡境諭集精卒定將勦捕前後斬馘甚多都元帥
權慄馳 啓自 上特加通政戊戌春呈病遞來冬
拜陳提督接伴使由湖南巳亥春伴還京城夏拜僉
知中樞府事移拜掌隷院判决事秋以先塋改葬事
陳疏南還仍解職家居庚子秋聞 懿仁王后之喪
赴闕以忠佐衛副司果兼五衛將辛丑春呈辭以歸
卜築於龜川之上爲終老之計左右圖書玩賾不倦
尤喜讀周易朱子大全至於朱書手抄封事奏劄始
忘寢食家人慮或勞傷屢爲規諫則答曰我自樂此
不爲疲也裒聚東國諸史刪冗節約撰成一書名之

以東史纂要以寓夫興亡鑑戒之意其於麗季忠賢
事蹟尤致意焉丁未秋展省先塋於咸安鄉之士大
夫開宴席儉巖川邊以慰之多至六十餘員還宜寧
鄉人亦盛張慰筵於白巖舊基少長咸集亦五十餘
人觀者攔街皆稱爲稀世盛事曰公之德望非見慕
於平昔者能若是乎戊申春聞 宣祖大王升遐奔
赴京中拜 龍驤衛副護軍留至 山陵七月拜慶州
府尹平易莅民一境歸心己酉二月遞歸丙辰拜工
曹參議引疾陳疏愛君憂國之言累數百而大略則
請振紀綱肅軍政紓民力嚴宮禁祛偏私納諫諍矣

八月除青松十月赴任累呈辭狀方伯不許丁巳棄官歸以素患胃證卒於三月初三日享年七十八訃聞上　命別致賻遣禮官祭之其文有道慕退陶學宗山海立標儒林龜鑑千禩等句六月初三日葬于郡南疊石坤向之原府君性質寬厚氣度弘毅律己以嚴待人以和居官處事誠信爲主不爲表襮不修邊幅平生未嘗有崖異之行又不投合時好以求進取坐是多蹇滯不恤也日必夙興靜坐一室劬書自娛手不釋卷因以竹牖自號盖取晦菴竹牖向陽開之義也兵燹之餘寓居榮川而松楸一念未嘗少弛

取濂溪鄉山在目中之義以栗溪自號栗溪乃先祖舊居也遇文人韻士輒與之討論經史商確古今亹亹不厭樽俎之間和氣油然好善嫉惡出於天性見善必揚聞惡必斥故善者好之惡者憚之鄉人皆敬慕焉教子弟必則古訓或遇聖賢言行要切處招以開示反覆告教每曰爲學須爲己凡行已立朝以廉謹忠信自期不負素學可也少遊退陶南冥兩先生之門深見稱許及身繫仕宦雖不得源源摳衣於函丈之間其敬慕尊信之心老而愈篤常對文集於案上歛衽奉讀若親承謦咳焉所著詩文亂離散失殆

盡只栗溪亂稿二卷藏于家配貞夫人金海許氏生
員諱士廉之女進士諱瓚之孫生三男一女男長汝
橒辛卯進士癸丑文科官至弘文館典翰次汝樑辛
丑生員癸卯文科官至弘文館校理次汝楧通德郎
女適趙亨道郡守汝橒前娶弘文館校理周博女無
子後娶縣監朴廷琬女生二男三女男長益煥文科
修撰娶士人南平文弘達女生一男墊次益焜進士
女長適鄭稜生四男二女次女許宗茂宣務郎生二
男二女次女適李宗培生一男一女汝樑娶洗馬金
㒒女鶴峰先生之孫也以益焜爲繼娶大司諫權泰

一女生二男長德基次慶基汝楧娶佔畢齋金先生
四世孫萬戶聲律女生四男一女男長益烇通德郎
生三男二女男長善基餘幼次益煋通德郎生二男
二女次益煊通德郞生一男三女次益燃通德郎生
二男二女趙亨道生五男長咸英進士以弟咸熙子
時璨爲繼次咸熙生二男一女次咸章生員次咸哲
生五男二女次咸世生員生二男二女內外諸孫將
至三百餘人不能盡記嗚呼府君之慕道向學之工
實有其蘊而求知於人則非府君之意也何敢私自
闡揚以添不孝之罪也玆以略叙世系事蹟如右將

以板控於立言之君子庶幾得誌墓之惠是乃不肖
區區之望也男汝櫟泣血謹狀

雜著

王若曰云云

臣
對嗚乎漢業中衰衛事日非而三緘有人九皐無
鶴臣竊賈生之哭捫王猛之蝨而 君門九重草澤
千里瀝血有紙獻芹無路今我 正倫立極盛德洪
烈主上殿下思興商道念新周命三接纔闕既服幄
中之八告四闢舜門欲聞野外之攸伏嗚乎 殿下
之言及此實我國轉危為安之機也交淺言深古人

雖戒而初見 君父不言有咎 臣雖不佞敢不颺言
臣伏讀 聖策曰天下無不可爲之時止可得詳言
歟大哉其鑑古傷今之言也臣竊惟古今天下安危
治亂之無常而所以致之之機實係於人人事不盡
則危者愈危亂者愈亂衰微不振禍敗莫救人事既
盡則傾否爲泰轉亂爲治而光復舊物再造丕業是
以時無不可爲之時國無不可治之國苟能修己而
爲之本任人而爲之實則興衰撥亂其機在我而時
勢之難易有不足論矣古之能中興者能盡此道也
不能中興者不能盡此道也曰若稽古遇可爲之時

而不能有爲者固非一君而臣於晉得元帝於宋得
高宗夫晉元宋高承傾覆之後續敗亡之緒而天未
絶晉人猶戴宋則永嘉紹興可謂有爲之時而偷安
忍恥政委匪人簡賢保倿自底滅亡修已任人之失
其道何足道哉遇不可爲之時而終能有爲者亦非
一君而臣於夏得少康於周得宣王夫少康宣王値
衰微之餘嗣艱大之業而夏命既訖姬籙中絶則時
若不可有爲而志復禹績柄用臣靡側身修行委任
方召修已任人之盡其道槩可見矣伏願　殿下鑒
其不能盡者而戒焉觀其能盡者而法焉臣　伏讀

聖策曰試以今日之事止何修而致歟一哉其懲前
圖後之心也臣伏覩殿下以大禹克勤之聖遭狄
人侵邠之禍而幸賴天朝恤小祖宗默佑唐家
之廟貌如舊文武之境土已復天回泰運人望中興
由今之勢觀今之時則興衰撥亂可以大有爲也而
奈之何兵興一紀國勢日就乎孔棘賊退六年人謀
不臧乎善後邊徼有警則只勤大邦之控于委靡
不振而莫圖自強之長策土崩之勢憂在朝夕臣不
敢知時之不可爲而然耶抑人事未盡而然歟嗚呼
殿下東方之聖主也今日千載之一時也轉危亂

爲治安由反手也而波頹此日日朘月削宜　殿下
之憂軫下詢蒭蕘者矣臣竊思之自古帝王修己任
人而治效未著者臣未之見也臣草莽之臣也隔
君門知弱水實未知　殿下修己之道盡歟未盡歟
殿下任人之道盡歟未盡歟第以當時之疵政觀
之則臣恐　殿下於斯二者或有所未盡而然也
聖問旣謂缺事有未盡歟臣何敢復有所諱　殿下
無怠荒遊畋之失有兢業萬幾之誠則　殿下之修
已可謂至矣而缺四字於苦口聰明未免乎自任萬化
之原未清一德之修有間則　殿下之修己可謂盡

乎登崇俊良將用忠直則 殿下之任人可謂至矣而立賢有愧於無方用人未能乎惟已珷玞或混於琬琰（二字缺）或雜於蘭臭則 殿下之任人可謂盡乎夫如是則事（十四字缺）至也伏願 殿下（四字缺）之失益懋將來之績出一政則必曰我之修已盡歟未盡歟（缺）未盡則省察而修之益篤用一人則必曰我之任人盡歟未盡歟（缺）未盡則惕念而任之惟明身既修矣人既任矣則國勢自（缺）危可轉而爲安政本自清亂可轉而爲治尚何足以勤聖慮哉（二字缺）總論爲國有九經而修身爲本尊賢爲首伏願 聖明懋哉懋哉

此下缺

問云云

對昔宋南渡之日中外羣臣諱言兵事眞西山以爲恢復之志所以不堅者此也今執事先生腐心於深讐之未復扼腕於國勢之不振發策草布之士欲聞修攘之策噫執事之志眞與宋臣異矣其今日中興之機乎愚也雖非識務之俊蓋亦捫蝨者耳大夫有問義所當告嫠不恤緯隱憂宗國則其敢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耶竊謂恢復之道有本有要所謂本者內修是也所謂要者外攘是也蓋內修者外攘之實

外攘者內修之效未有內修而不能外攘者亦未有外攘而不本於內修者內修外攘之於恢復也顧不大哉然而不可不修者內也而所以盡內修之事者志也不可不攘者外也而所以成外攘之事者亦志也此志既立則內無不修外無不攘興衰者在是撥亂者在是是知修攘者恢復之道而立志者恢復之本也古之能恢復者能立其志也能盡此道也不能恢復者不能立其志也不能盡此道也然則後之當敗亡之餘而圖恢復之績者可不先立其志以盡其道乎請因明問而明之簡賢棄禮自底滅亡終於寄

公不復其國者州寔也政歸季氏不能自強失國奔齊終死乾侯者魯昭也茲二君者既無撥亂之志又不知恢復之道宜其同歸於亂亡敢望其中興乎衛文值傾覆之餘而敬教訓農授方任能終復康叔之業能成再造之烈句踐當敗亡之後而養民訓兵嘗膽圖報竟致沼吳之捷以雪會稽之耻此兩君者雖不能盡其道而能恢舊物而復深讐則不可謂無其志也惟我　國家新經寇亂再造丕基文武之境土已復漢官之威儀重新而國未忘難刃斗屢警於南塞虺毒潛吹深憂未弛於北顧廟堂之所籌畫無非

復讐之猷中外之所謀猷無非保邦之策其於修內
攘外之道可謂盡矣是宜兵力富強衛國有千乘之
威讐耻已復吳王嘗臥薪之痛而奈之何國儲匱竭
民情洶懼秉心塞淵而國無騋牝之三千銳志恢復
而未申王師之九伐已過越王生聚之年了無衛文
灑耻之期國勢日至於凌夷 聖憂益軫於宵旰宜
執事之疚念而欲問匡救之策也愚也常懷稚圭之
題壁欲陳熊遠之三失而庭今日獲承盛問愚惟不
言有厥咎矣敢以轉移之機贊中興之策曰國家之
所以欲修攘而不修攘者不立其志不盡其道故然

也此志未立故或陷於宴安而昧可爲之勢或撓於和議而失可乘之機壬辰之變一敗不振者此也壬辰之後委靡至今者亦此也爲今之計莫如 聖上易心改圖奮發策勵以修攘爲恢復之道以立志爲修攘之本責事於志責志於誠一以恢復爲心而毋陷宴安乘可乘之機勿撓和議圖可爲之勢益盡內修之實以爲外攘之本旣立此志而又盡其道則國勢自強軍容自振兵力不患不強也人和不患難致也深讎何難報乎國耻何難雪乎齊襄之復讎周宣之中興可以致矣彼僅復舊物之衛文不盡其道之

句踐何足爲今日道哉（此下缺）

關羽報效曹操論

論曰或有問關雲長於余曰曹操漢賊也雲長爲漢討賊者也白馬之役羽必爲操用而斬顏良郤袁紹以強操賊其爲漢討賊之志安在愚應之曰雲長之斬良豈眞報效操哉蓋報漢之心有以使之也若雲長者所失者小而所圖者大也何者智明者謀於衆人之所不謀達權者圖於常情之所不測智不明則一身難保權不達則大功難成爲羽計者當守經廢權爲肉於餓虎之口乎抑將沉機蓄謀以圖後日之

功乎愚嘗論雲長天下之烈士也結義桃園誓心天地翼帝冑嘘寒燔乃其志也誅曹瞞復漢室乃其責也扼腕撫戈歃血依劉曷嘗須臾忘曹賊哉爲漢之忠皎皎如也討賊之義烈烈如也其肯身爲賊用助成狠威哉羽生則操亡操生則羽亡其勢不俱生也而不幸兵敗下邳身陷賊手操豈不知殺之爲快哉顧惡其殺義士之名且故忍其欲殺之心而以待其可殺之機操之謀吁亦憯矣雲長之命顧不在於一呼吸之間乎同因二嫂者所以謀可殺之罪也使擊勍敵者亦所以圖可殺之機也以雲長之勇義非不

知生之可恥死之爲安而其所以屈己忍辱爲賊所用者豈徒然哉羽存而漢存羽亡而漢亡漢室存亡之機操賊生死之權皆係於雲長之一身雲長之生死顧不重歟當是時也欲脫身歸備則身寄虎口機泄難成欲擁兵不戰則賊謀得售逗遶有刑顏良之存亡無與於漢室之輕重而雲長之生死實關於漢室之興亡則顏良可殺而此身不可死也彼恩可報而其怒不可激也寧斬良報操以結其信義之心而俟時脫歸以徐圖誅操之功者乃羽之所獨謀而衆人之所不測也則羽之斬良果眞報操者乎然則雲

長之斬良圖報漢也非報操也雲長之圖生非惜死也爲漢室也達權而誘操非智乎全身而圖漢非忠乎觀其辭壽亭之侯印奔劉備於表軍則其不爲報操而圖報漢也亦明矣此豈非所失者小而所圖者大乎愚故曰羽之斬良報漢之心使之也嗚呼陷身賊手立效以報者雖出於全身報漢之計而其亦羽之不幸也歟或者以羽之斬良謂報操全活之厚恩者恐非知雲長者說故愚表而論之謹論

序

己卯契帖序 代趙浦浩奭作

契會之作不知昉於何時或曰蘭亭修禊是也此不然蘭亭之謂禊即上巳禊之禊而與今之契不同也蓋古人上巳及社有醵飲之俗此近乎契矣然其會乃鄉里之會非有同志相結而所會之日又天下之所同也獨唐之九老宋之耆英是契之類也而但不名之爲契耳我國俗喜爲契近世都中士大夫多行之夫京師四方之所聚而縉紳世家居都中者多幸而無事則其遊從懽樂之所必有也至於同甲其生既同而其顏貌筋力大略相似其情尤有所不已焉吾儕生於　萬曆己卯今五十一年矣今年春數

三庚友謂不可無契訪同年生者若干人錄之爲契券又議立約條各於生日具酒饍會同契而飲噫五十而不稱殀人生得至五十固幸矣今吾儕過之况經多亂之後還聚都下而得相招邀其非幸之幸歟自今而更數十寒暑則券中人未必俱在又况出入離合之無常疾病憂患之不期雖在者亦豈能常與於會耶異日必有噓唏歎息於是者矣然而其未死而幸無故寧可不如約以盡歡哉

敳庵先生文集卷之二

附錄

墓碣銘 并序

鶴沙金應祖

吳之氏於高敞尚矣至翰林學士諱學麟始大著自是以後世有聞人高祖諱碩福安寧縣監 贈左通禮曾祖諱彥毅全義縣監 贈左承旨祖諱守貞 贈吏曹叅判考諱澐通政慶州府尹妣貞夫人金海許氏生員諱士廉之女以萬曆己卯生公于安寧佳禮里第諱汝檼字景虛自號南嶽生而穎邁六歲知讀書九歲出繼伯父濟用副正諱

湑後妣淑人尚州周氏濟原察訪諾世鸞之女壬辰府君公避南亂移居榮川榮素多文學之士公實翹楚焉辛丑俱中生員進士癸卯登文甲科例授宗簿直長遷正言時兩司以尹相承勳議停尊號之請爲非而論啓遽差乃止玉堂始斥停啓終請出仕公惡其回互將論之條議矛盾公指坐席所織公明正直字曰得無愧此乎諸僚騂然公遂引避因斥玉堂 宣廟嘉納大司諫林而章駁公以爲陰爲承勳地 聖批有曰吳汝橃以新進鄉生獨立敢言此誠近日所未有反爲排擊不正甚

矣朴既遞公亦不自安再引避仍呈告歸鄉里於是公直聲動中外而羣猜益甚擬公輸城 上問有老親否遂不點授典籍兼記事官丙午佐郎兵曹兼知製 教自是凡有除拜皆兼帶戊申拜蔚山判官庚戌瓜遞爲禮曹佐郎辛亥佐湖南幕未赴移授永川郡守乙卯有誣告逆獄公被拿旋宥丙辰以賑恤從事官巡歷本道賑救畢八爲侍講院文學弘文館修撰陞校理丁巳丁外艱己未服闋爲文學爲便養得大丘移靑松庚申遭內艱壬戌服闋癸亥以後連除輸城迎日左通禮昌原府

使乙亥遘疾卒于官是年十月葬郡南十里許山伊里艮坐之原嗚呼公事親盡其孝纔成童持所後父母服如成人當大亂流離中親奉神主隨處號哭嘗爲親悅教婢子樂親沒廢不御恨伯氏遠隔塞外語及必流涕憐一弟窮乏傾儲周恤焉愛君出於血誠 國恤卒哭之前不啖魚肉饘勉昏朝杜門自守時輩忌之終不許兩司反正後公論愀張而荐有除拜人服其明哲尤長於治民蔚山延日昌原皆有去思碑夫以公之才之德發軔修途受知 明主而愠于羣小卒以齟齬窮惜哉公

嘗拜西厓柳先生先生禮貌之臨別舉古人詠梅詩莫把疎影輕鬪雪好藏清艷月明中之句以當贈言蓋慮其雅操難諧於世嗚呼卒使先生之言有驗則天也東溟金判書世濂祭公文有曰道德之盛言論之正其見重於士類如此配淑夫人義城金氏鶴峰先生之孫洗馬諿溧之女稟淑質生法門德純而行備待妾媵有恩閨範甚正後公十五年卒合窆于公之墓無子以公伯氏第二子進士益熀後娶安東權氏大司諫泰一之女生三男曰德基生一女適士人金壽昌三男幼曰慶基生

員有才學朝夕且升生二男二女幼側室子益炆
壻鄭益周皆有子女銘曰
際會昌辰其直足以寒奸諛之骨周旋濁世其默
足以全其志之烈卒之遇清朝而仕未顯才不售
而壽遽促無由問於命物

墓碣銘後

敬庵吳公棄代於崇禎乙亥距今二百六十年
餘世代屢遷家經鬱攸遺文懿蹟多逸而不傳
獨有金鶴沙先生所撰碣文本末具載自可爲
百世傳信之筆然據吳氏家譜公在 宣廟乙

已以侍從祭錄勳券因而陞一資此若不可略者而碣文無見焉豈最其大而不及其細歟因竊惟念公早淑父師之訓有講明培養之厚故居家孝義立朝風節始終一致無不本於是焉一時諸賢酹公之詞有曰道德之盛言論之正令不可聞有曰雖天稟之儘高亦有賴於學力公一生謙晦不自標揭而學問之實有不可誣者如此後孫應沇等以與洛事契有別要一言附著其後敢忘其僭而謹書之以備尚論者玆焉

聞韶後人金興洛謹書

輓詞 李聖求 汾沙

嶺南儒雅日荒凉矣予如何又遽亡筆陣獨留傳鴈札羽儀無復並鵷行川原落日遊魂斷江漢寒波逝水忪一束生蒭千里隔欲題哀輓不成章

又 李弘胄 梨川

憶昨初傾盖花山廿載前浮生有聚散世事幾推遷命矣官何下居然病未痊幽明從此隔南望涕漣漣

又 洪瑞鳳 鶴谷

選試曾叨癸卯年初從圻號識才賢追隨俗態寧

堪說顛倒中心孰使然派引多慚銓省據詞選纔
許斗州專浮生未老先晞露玉署名留舊日編

又　趙翼 浦渚

四海皆兄弟同庚意更親平生纔數見長隔遽玆
辰在世年非耈爲官澤被民堂封聞有日南望一
傷神

又　金時讓 荷潭

正色薇垣載筆時敢言曾荷　聖明措中間得失
何須說世上升沉本未期郡邑棲遲隨衆後生平
心事少人知遙添行路無從湧灑向南雲不盡悲

又　徐景雨 竹雨

蓮榜君偏早交情我最親山川南望遠魚鴈北來頻榮落俱殘夢浮休未六旬別章曾恨負題輓倍沾巾

又　金壽賢 遁村

交游次第盡重泉等是同歸子又先三秩不騎還不達六旬非夭亦非延靜思南郡分携日遠憶薇垣共席年沫路知音餘白首謾將衰淚灑哀箋

又　尹毅立 青坡

三年一夢古鷄林幾度相尋豁素衿別後寄聲憑

遠札老來垂淚訴凶音人生半百眞如寓宦路蹉跎遂至今他日銀鉤貢泉壤無看遺墨倍傷心

又　　尹煌 八松

嶺南家世大漢北風揚聲最著薇垣望還騰玉署名青蒲當日筆紫綬暮年情半百渾如夢親朋淚自傾

又　　李顯英 耆谷

鶚翥層霄早識名衘恩東守檜昌城政聲且喜傳千里死別那堪隔九京妙墨清詩空有跡浮雲逝水自無情平生襟韻今何在雪滿南望大嶺橫

又 韓汝稷 十洲

白首鈴齋歲月催故園松菊夢中廻相知久抱三年病龎統元非百里才枳棘鳳棲心每惜濟邦鵷斷眼頻擡那知造物還無賴忍見人豪入夜臺

又 鄭廣成 濟谷

并生一國交宜托再作同年古所稀二臺閣青雲知幾日米塩蒼鬢已多時每欣無恙音書至豈料云亡世事非欲奠鷄綿隔千里蒲天風雨獨含悲

又 金榮祖 忘窩

瀛輸當年實致身家傳不論有簪紳仙臺列板聲

華赫海邑分符寵渥新官莆佇看優叅最命竊誰

意遽歸眞平生交誼元非淺白首陳詞涕泫巾

又 尹暉 長洲

樽酒初逢廿載前交情已八肺肝偏鷴程萬里青

雲濶玉署當年物議金豈意風波仍遠別相思雲

樹恭俱懸早聞治理同黃覇佇見徵書下潁川天

上文星妖孛日入間單閼鵩來年平生悃愊無知

者昔日追從若夢然流水朱絃嗟已斷屋樑明月

幾回圓白頭後死情何日更向南雲淚濺泉

又 尹舜舉 童土

丹府華堂感昔時青瞬良悟樂新知悲歡事去那堪說聚散由來苦未期千里南関十載後一尊東洛兩心悲相將款曲論情素更與慇懃惜別離可耐一麾還出守只憑霞鯉遠相思流光逝水今知許長嘯浮生遽有涯盈缶孚誠寧復得滿樑顔色夢猶疑中宵不忍終歸轄正畫偏傷哭設帷隨地惠風桐化遠艮岑幽雪祭封危動輪漬酒嗟無路悵向南雲淚獨滋

又　金　堤　沙西

曲江題塔最青春孟叔高名獨山倫州縣久淹天

下士朋儕今失斗南人忽年契分終無續八夢儀
形耍不眞雩蒲寢門身且病呑聲濕盡枕中巾

又　金應祖 鶴沙

全才偉器世無儔夙歲芳名動八州醉後自多聞
劇辯書來每喜看銀鈎十年海邑拾聲在百代薇
垣諫草留讀罷踈香清影句病中題輓淚交流

又　李厚基

老守剛州郡同年半九原唯君尚少健顧我最耗
昏器宇金鍾重談論玉露繁開衿話舊地秉燭倒
芳樽作別山川隔飛梭歲月奔相思空費夢那意

竟招魂素幕從昌府丹旐返故園親朋爭會哭體
魄獨無言寂寂佳城閉寥寥舊宅存荒凉草谷里
不忍過村門

又　　全益禧 雪月堂

久仰親親義家庭禮法傳懷才仍下位埋璧又中
年頌遍桐鄉六名流諫院千無見還有子應復慰
重泉

又　　金是權 鳳坡

美奐金蘭質昭哉海嶽精驥蹄才擅譽鴈塔早題
名鴻陸三千界鵬霄九萬程還嗟逢世溷旋喜適

時淸鯨邑分銅佩鰥孤溢慶聲方期仁者壽誰料
疾斯嬰十載長孺郡千年令鶴城曉風吹素翣暮
雨濕丹旋玄宅依先墓靑氈屬後螟朋知皆哭慟
愚懶倍魂驚松葛思何至葭莩待克誠更無偲切
謏難再悅怡情隱惻心馳嶺踘蹢迹滯京深慚違
執紼南望涕沾纓

又　李民寏 紫巖

三十年前如昨日薇垣遞代玉依蒹我同立仗遺
先斥君在朝陽不畏鉗危言直氣寒諛骨一時淸
望士心饜萬事中間何不有榮枯莫須更問詹人

問誰是腰錢鶴功名自古上竿鮎塞外郵亭驛絆

足海上分竹管銅塩庭前訟息蒲猶卧堂上琴鳴

晝缶簾洽行仔聞循吏屡彼蒼如何我良殲童不

歌謡杵罷相爭攀屢柳血自霑薤曲凄凉聲斷續

迨茫寒日欲下晻佳城一閉荒山裏百身難贖子

車鍼病中辜負綿鷄奠此情誰似老夫潛

又　李詠道 東巖

中表惜親有幾賢多年嶺海信缺傳那堪復魄清

秋日又報歸真朧雪天簪組英名知不朽螟蛉遺

業賴猶綿白頭倘過龜城路恐睹荒邱宿草連

又　金坽 溪巖

青歲登雲路英聲振紫薇懷才猜大展嘉政欲咸熙晝戟哀儀變輕舟雅志違襄州民吏哭指點峴山碑

良吏今辰少親朋老境稀幾年長孺臥千里范卿思琴鶴雲同散田園露已晞人才儘堪惜非獨故情悲

又　金尚憲 清陰

健筆高才擅妙年紅蓮丹桂耀頭邊隱之居室何曾潤伯道無兒是亦天五郡洽聲留去後平生從

詰卽樽前玉棺飛降黃堂上誰謂精魂向九泉

又　　曹挺生

籍甚聲名早吾南第一流薇垣古遺直海府卽賢侯伯道天何薄阿咸業自優那堪玉埋土有淚灑西州

又　　趙任道　潤松

春初曾哭柳持平豈料於今悲老兄洛左人文將墜地眼中知舊似晨星一家孝友眞堪惜三品官聯不是榮伯道奈何天意昧詩書舊業屬螟蛉

又　　金友益

遷桂交輝日青雲萬里程孝哉人不問官以諫爲名雄筆叅三昧深仁霈五城誰知葉縣令飄舉玉棺輕

又　洪命耉 南寧君

池館烟花倚竹欄主人留客暫時閒天涯悒悵罇前語夢裡分明別後顏書信纔傳千里外訃音仍到一旬間那堪三世交歡義南望題詩涕淚潸

又　朴樅茂 三樂

青年擢桂登金馬一吁朝陽識鳳雛化洽東川河卽潤仁涵南海浦還珠于門毓慶天何歎謝氏傳

家德不孤卜宅新阡隣舊壠九原履杖永相扶

我愛吾兄兄愛我幾多連枕又同衾準擬殘年隨杖屨那知華玉落丘岑地下相從應有日人間誰與更論心平生風義兼師友感舊傷神淚滿襟

又　權　點 休溪

四海皆兄弟知君分又深蓬麻同長益連桂異升沉製錦民咸頌尊賢士共欽山陽聞舊笛白首最傷心

又　朴成范 孤松

夙世承天奬　宣朝有諍臣家傳良史筆化在數

州民國瘁思賢日門凋喪德辰新阡封旋櫬身後益傷神

又　　權尚忠

執友凋零盡公今又古人白頭紆郡紱青歲聳朝紳故國銘旌返寒阡梓樹新一哀無限淚沾灑柳車塵

又　　張龍遇

瑞世麒麟種才華衆莫肩三朝曾出入一鶚早騰騫進退觀時勢勳名耀後前誰言見蓋去但見素紼還愧我才庸下荷公榻每懸泒連兄弟義家近

往來便無復承良晤那堪寫短篇過房餘慶在自
足慰重泉

又　金汝煜 虛舟

磨而不磷涅不緇昔聞斯言今見之寧子誰云愚
不及茂弘吾信道難追知流筆翰前陶侃若保拾
贅後杜詩賢壺能從身後命鄧攸何幸免無兒

又　宋大德

玉立先朝早見知九天鵬路可前期綠徊州郡人
憐屈憂念家邦病未醫筆蹟八碑傳世刼螟蛉有
子即公兒新阡又與先塋近揭號思軒志不虧

祭文

東溟金世濂

憶昔丙辰公來自南鸞飛鳳集玉色朝參是時政亂裂四分三餂人以爵倭舌孔甘公心若浼不忍面談玉署銅龍非公所堪竹爐松泉惟公所耽一騎飄然脫屣華簪余始釋褐濫吹紅籃一見若舊少年何貪同明相照玉樹瓊潭傲倪俗輩抵掌雄酣言我可教期以古哲數陳道義揚搉風烈寔遂之行不啻提挈語及時事公必吐舌憤疾奸邪中心勿別若不終日誰能挽掣公分嶺竹余竄龍雪星離雨散音容兩絕夢寐爲勞言我飢渴各天一

方心皐影了分等膠漆恩深意熱尚德無窮亦旣心悅公亦不鄙謂余知己屈指神交曾無與二別易會難傷哉絃矢倒屣西江握手東里兩眼同青雙情一致動輒十年人生如寄天借其便出守南紀兩地爲鄰不能百里通宵剪燭竟夕停駟中春之變公驚不已廢食漣如憐我或死及我生還公書踵至約以來訪五月旣望吾黨道衰世乏宗匠曾不三年名賢迭喪旣失石潭亦哭鄭相今夏之季蒼石長徃家落一世吾將安放公年克壯公實無恙忽得凶聞雖眞亦妄舉屋驚呼涕洟淋浪念

及平素令人裂臓煒煒光華温温雅量令不可見
邈焉玄壤道德之盛言論之正令不可聞萬世終
竟位不滿德名不滿行轗軻下邑實以不幸卒至
於此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共病命之不幸孰
主斯柄天實茫茫誰愬誰歷誌碣之刻所以圖永
識公平生舍我誰請銘之九幽顧表德性不昧者
存庶幾來炳

又　　　　　　　　　　金慶祖

惟靈冰蘗之操瑚璉之器貞以莅事敬以持己謂
大厥施胡止於斯天不可恃理不可知顧余無似

分義最深南州四載青眼相尋幾向樽前秉燭論
心捨我先歸我將誰托一盃而訣天地漠漠

又　金應祖

公昔少年名立宦成俯視儕流高揖公卿我實後
輩曾昧生平及至暮境高盖始傾莫容軒輕松茂
蘭榮其言河決金響玉琤其心英爽泉達鏡清餘
事筆硯藹欝芳名早覩君子乙視豪爽始入薇垣
大振直聲終値否塞俛勉簪纓執前付後可想高
情謗舌譊譊公不自明棲棲府縣供劇殫誠繡衣
上最　天獎乃行金秩未增鷄夢俄驚天奪其壽

胡厚其生托後過房賡續餘馨自公視我釭大瓶罌相期白首覷開聾盲存此此日老淚縱橫靈辰不留已卜佳城幽明此別歆哉深觥

又　　六友朴檜茂

嗚呼公之事親以孝事君以忠則可質神明而至於治郡之政文墨之華在人耳目吾何煩說也念昔癸巳之秋公自江右而來始得相見自此以後負笈山房鍊業學堂無一不相從情義之深琢磨之切固非外人所能盡知公從遠宦余在草土不得見者一年而前歲之秋往見於檜山把手相對

悲喜交並漣洏一旬不忍相離屏去公務曲盡私款傍人之觀者亦且歎服及乎臨別昏踰大嶺追送于甘溪剪燭而酒聯衾而宿離歌一闋別淚雙揮只待瓜遞之歸擬共某邱之遊而豈知此別爲永訣也耶尤可慟者聞公之病遠未即就見邀不知病勢之危而海鄉遼絕醫藥恐不及時以至於此呼天而天不應語君而君莫聞茫茫天地此慟何極祖道將啓示隔儀形聊奠菲薄歆我誠

又　　悔易朴珵

惟靈秀朗異相稱自懷綳貌鑑溢匣眸光發硎文

詞鳳成若翻水然三場科第摘髭妙年鶚立諫院長官氣慼肯作雲鶴聞呼向急衆皆逐利爲所不爲公獨在泥沙白不緇人或云云未知公心行事可觀夫豈直尋洽郡有聲乃公餘事方物發慮迴出等類謂公大器位滿其德天何不慭而有斯疾隆棟忽摧嶺外無人知我無似早追後塵意鍾老栢信旋白水吹壎吹篪伯氏仲氏先君之碣雄筆千古欲報公功愧我庸魯嗚呼哀哉冩貴自有幹蠱無兒將款天門問以靈龜無子勿歎有子勿喜退之曽告孟生郊矣達人知命猶吾亦子叔淚莫

盃再拜奠几

又　　風雷金是樞

鳴呼哀哉天胡漠漠奪我良友一何酷耶孝伯之死也未五載而季華死季華之死也七閱月而兄又不淑白首人世獨留何心深惟數子之志行才德大可以經濟一世小可以模範頹俗則天之生斯人於斯世也必非偶然而仕不前人年不後人死於是焉相繼殆天意之難詳嗚呼痛哉兄處家庭而盡承順之孝立朝廷而有謇諤之忠友愛篤於兄弟撫字深於州縣此則今世人之莫不知之

獨吾之知之也知之於世人之所不知何也蓋秉心至剛而其外則和而不迫律已甚嚴而於人則恕而有容雖天稟之高亦有賴於學力此吾之所獨知而非世人之所共識也傾然宏博之器量蔚然深厚之氣宇忽然歸盡來世何觀嗚呼痛哉

六月初間聞兄病劇發書亟問則兄之答書旬有五日而至忙手奉坼則病勢有什去八九之語而辭意之濕諄懇迫且若平昔告老母而欲慰謂勿藥之有期何意病勢之不可料一至於此耶兄之於我情則親兄義則畏友有過必聞過必思求

疆輔於一世豈如兄者幾人至於論議之間亦不苟同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兄之所然而我以爲疑始雖嫌若異序竟同歸於一室此生百年賴此相濟之義庶冀無大過而不幸今日兄先棄我而去過將孰爲之箴善將孰爲之導也與言及此心肝欲裂嗚呼痛哉吾儕俱有嗣續而惟我兄獨無一子人皆以仁者無後爲天不足徵而兄之言曰兄弟之子即同已出而我有兄子後事何憂言甚激切聞者歎服幸於今日寡妹奉兄之遺意以伯夫奕子某謀議於一家而同僉立後嗚呼兄於是有

後矣觀其氣質明敏誠實能守兄訓克昌厥家庶不孤兄托付之意此之於有己出而不肯者得失奚但千萬里哉我亦撫之無間於親甥使之外家之恩義見渠或有過誤處亦當隨事規警使不失守身之常法則吾之爲兄身後慮至此無憾而他日重泉得以下報於吾兄者知斯而止耳兄其知耶不知耶聞兄之將就窀窆謹具菲薄來哭寢門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

又　　朴震英

産崑崙者難爲玉植鄧林者難爲木公以秀質挺

生華旌聘于花山詩禮之門登名桂籍歷颺薇垣
春坊玉堂聯爾翱翔爲養求外屢佩銅章孝竭罔
牲心勞銓轄危朝禍發歎公明哲鴻飛網外繒繳
何嬰顧余蓬心早襲蘭馨發身弓馬業雖背馳世
同鄉郡交義莫逵宦遊中年附驥京華晚節休退
受賜尤多我寓匡廬公宰檜城耕田鑿井五載爲
氓不我病陋許枉軒車茅簷濁醪誠款攣如祝公
遐筭躋彼崇秩天胡不仁遽爾摧折仁不得壽位
不蒲德風悲故山松檜蕭瑟鄉閭慘目親舊飲泣
龜城千里丹旐翩翩北望一痛五內如煎病伏床

禭莫造八遰酧雖代酧哭豈借哭愧負平生情義
多鈌精靈不泯恕我衷曲

贈遺

贈別從弟吳景虛修撰之行　朴檜茂

憐君此去抱離愁楓老江鄉正素秋搴攬南來應
訴日落陽風雨莫掩留

送吳使君赴昌原　李植

幼誦先朝諫諍臣白頭浮世筭昇淪黃沙古驛驅
驂遠炎海荒城剖竹頻萬變不窮須付幻一官無
事可藏眞君歸記取孤雲迹片月空臺閱幾人

送吳敬庵赴昌原　金大德

先朝憶着甲辰歲我忝史官公正言底事相看掂物議當時自許報君恩莫言直道終難保猶喜交情老更敦忽漫離筵還惜別海天何處是昌原

南溪祠奉安文　金熙周

光岳亭毒篤生賢碩天資穎邁夙就文學私淑陶山傳受匡翁百年儀範一世英雄居家制行惟孝與友應事歷變有確其守鷃立朝端激揚風烈模楷元禮志節彭澤苦心隱德可質神明溟翁述誄鶴老題銘澤厚流光百世不朽幽幽草谷翼翼新

宇爰祀友臺躋我三賢古陳氏事有例可援一體
共享允合禮情爰擇吉日揭虔妥靈懿與寒溪嗣
有典刑令玆并食輿頌同然栢板松楹肆肆其筵
合薦明卣奔走吉蠲洋洋不昧陟降在右報事伊
始勿替永久

常享祝文　　　　　　　　　　成彥檝

居家盡節立朝彰直道德之盛先輩推服

敬庵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繫辭本謂
文王周公
所作之辭

于卦爻之下
者即今經文
此篇乃孔子

所述繫辭之
傳也以其通
論一經之大

體凡例故無
經可附而自
分上下云

朴壽眞　仲曼

如寄

仲容昨也行到　勸不己除此

、到此安閑座翻心聲

展臺閣經考何足著辭

恩私公樂為

內造且它古同豈直示時ー

識耳法偉動亦意與當
豈從六書定來多出於不可
未學為耳可以見意
筋節傳訛之理之由
細剖妙處多寫篆體
為學歷年秋

汪發

言

孝直 拜狀

失款濩為

侍履如何

叔母主前日冒寒之證伏想今

已平復否不任仰慕之至 生

幸值薦錢汉柱徑針一而
丈相不悲背景日峻淘
影〻〻歸田不淵再別
角一柄白筆一柄箋以呈
笑領
六月廿八日汝樣

跋

敬菴先生吳公淑父師之
訓仕昌明之朝學淺風邑
彰炳一代上爲而 天啓
隆赫下爲而詩先輩稱述
燦備雖今二百餘載遺光
尚星斗吾黨宗歸哉惜其

著述文字散佚亡一其發之
餘零金片羽斷爛亡毫髮相
尋月滋甚浸昏顯懼遂亡
剟之彥士為屯年小集亡
遠社搜也詩文若干篇子
去稿蒐錄之中而彰書之
付梓剞劂而壽其傳將

是役也能而公之遺學文
章之光顯千古而已諸老
究使千百世之下去于以
想像其一角之全豈長何
乃字卷帙之多寡哉公後
孫潤根南袖遺稿一冊屬
余俾以卷端之語顧惟余

久暌步河彭當是寧貊之力而責彌勤謬綴編於末附諸尾以寄托名之榮云耳

安東後人權世淵敬書

跋

吳氏有世稿敬庵先生遺文盖嘗列於其編而吾家斗菴公若李聾隱李鏡潭數君子爲之論叙至敬庵無間然肆在當 朝道義以相契名節以相推赫然皆第一賢流則又可以論其世也噫盛矣武距今數百年子姓不競其世稿尚在巾衍而日就蠹爛鄕父老窮爲是惜丁酉歲元即公畏壘之址與夫公後承謀壽其傳會日竹牖先生全集既自世稿中表章之今於敬庵寧又可已乎議遂定詔不佞以讐校之事實鄭重焉而是稿也曾經前

輩手輯且金溪遠臺秉筆之家俱有所訂可以無事於不佞矣惟是搜羅未廣寂寥甚尠而間有得於諸家弃藏亦塵爲無以成卷秩可恨也然而古人有買菜之飛何病於不多也遺金落羽容俟後日補編之作歟既卒事公之胄孫覲鎬氏請識卷端輝轍既非人也恐有所點穢固以辭仍念此之爲識識其事之始末而已非必有文有著然後而可則敬爲慈孫而代斲之署占於卷外云宣城後人金輝轍謹拜手書